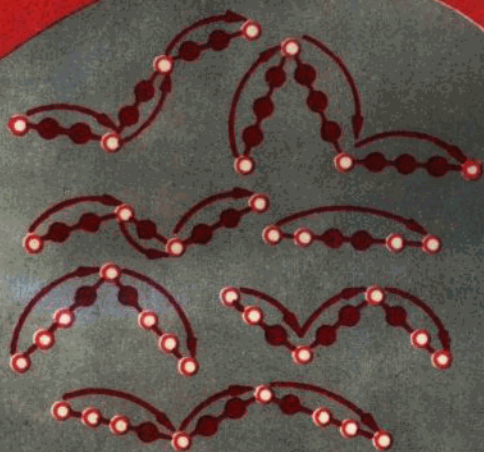


金融人物报告文学集

银行家风采



长城出版公司

银行家风采

——金融人物系列报告文学集

长城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木子

封面设计：文文

银行家风采

——金融人物系列报告文学集

长城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3年12月第一版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字数：20万字 印张：9 印数：2000

ISBN 962—525—033—6 定价：6.60元

目 录

釜阳河作证.....	(1)
一行之长.....	(29)
小城一星.....	(51)
大地之子.....	(71)
依依此情.....	(90)
女 主 任.....	(110)
教师·才子·行长.....	(122)
家主政事.....	(138)
玩儿钱人.....	(149)
白洋淀的述说.....	(163)
√ 古镇情怀.....	(182)
“怪人”.....	(202)
秀月依旧.....	(215)
别有洞天.....	(229)
为成功者歌.....	(268)

釜阳河作证

春意蒙蒙的季节，衡水中心支行办公室同志打来电话，汇报勾通工作情况之外，言说他们那里出了个一心为公的老典型，邀我去采写。问过姓名，似曾相识。搜罗遍记忆的脑库，方想起大约是90年初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一散，组织上就派我到武强县参加衡水地区农村金融系统勤政廉政建设现场会，那时我在杂志社当编辑兼记者。会上有位信用社主任的发言让我好生感动。会后即去探访，方知发言者并非本人，因那主任老母新逝需要料理发葬，临时安排了一位同志代言。当时虽觉惋惜亦未深究，何必在人家悲哀时再搞什么宣传呢？只好遗憾的返回单位，为会议发了篇消息交差了事。时隔三年，忽然记起，电话中言说的那一位正是这一位，我自高兴，当即答应前往。

从省城到衡水，再由衡水到武强，出县城东关沿釜阳河上行18里，一路火车汽车，颠颠簸簸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武强县马头信用社。同来的地县两级银行的同志说，一路劳顿，先吃饭后休息。客随主便，简单吃过晚饭，早早休息睡觉不提。

次日早上，我正和中心支行的领导商量采访提纲，一位陌生人敲门而入，但见一身的确良衣裤，瘦脸，小眼，尖

腮，高挑个，大手掌。因为瘦，面部过多地印上了重重叠叠的沟痕。正看得出神，领导已先开口：

“哎呀！武主任，你好。”

这时我才得知，来者正是此次我们要采写的对象——马头信用社主任武国宁。握着武主任那粗硬有力的大手，第六感观就觉查出这是一位地地道道纯纯正正庄稼人出身的金融干部。寒暄毕，各自进入角色，接着便是新媳妇做旧被——老一套：座谈，提问，了解，走家庭，访贷户，问企业。由此演绎出一些有关武国宁的故事片断。

特 殊 家 庭

说武国宁家特殊，并非确切。前些年，他家曾是农村中的佼佼者，弟兄三个都是国家干部。老人在沧州交通部门掌管一方事物，老三和媳妇都在县城上班，即使自认最无出息的武国宁本人也谋得个信用社主任的职位，执掌一方信贷大权。一家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吃皇粮拿薪金，难怪每每引来村人几多羡慕，几多向往。

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几乎在1976年武国宁被任命为信用社副主任的同时，母亲就得了肺气肿多发病，双目失明，腿骨骨折，最后转为癌症，卧病长达14年之久。这中间每年要去天津复查病情，盘缠脚几，连同平日医药费开支，每年至少要一千大几百元，14年累积当是两个大数。

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那么怪道，当你越是希望什么，偏偏就得不到，而你越不需要甚至唯恐得到的，偏偏就总是光临。

正所谓越咸越来盐，越冷越打战。就在武国宁母亲卧病的第九个年头上，也就是1985年，他父亲也因血压高导致偏瘫，而且一躺就再没起来，直到五年以后谢世。五年之中，医疗费又是五、六千元。

可以想见，一个家庭炕上两位老人，且是不医之症。不要说三分之一，就是百分之百吃皇粮挣工资，也难以承受。因为那时节人们的平均工资只不过三四十元，四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还不到二百元。要消化庞大的医疗开销，谈何容易。无奈，武国宁就与大哥和三弟定下君子协议：不抽烟，不喝酒，不零花，吃饭穿衣以外全部剩余都用来为老人治病。规定之外，武国宁又为自己增加两条：吃饭求饱不求好，穿衣求暖不求鲜。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了这个标准，西服与他无缘，领带不知如何扎法，春秋一身秋衣裤，外加老掉牙的卡制服，夏天一身的确良，冬天一身老伴做的棉袄棉裤，四季如常，循环往复，多年不变。至今从他的吃喝拉撒、穿着打扮、行走坐卧，很难让人与一位掌管数百万信贷资产大权的信用社主任划等号。青年们戏曰：“武主任是纯正地道的农民大叔。”此话虽是玩笑，却是几分歪打正着。

曾几何时，“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曾经被许多中国农民视为终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多少人为了这荫及子孙造福后代死而无憾的目标，一辈一辈地起早贪黑终年劳作，而一代又一代的劳动人民，概莫例外地告憾终生死难瞑目。武国宁父正是其中的典型，茅棚两间，薄地三亩，灾荒年奶奶生生饿死，大姑被卖到他乡人家度命。谁曾想到，五十年前中国农民只能在作梦中实现的“三十亩地一头牛”之

境界，竟在五十年后突如其来地降临武国宁家。不过此时，武的父母早已是肩不能担手能提，老态龙钟，甚至穿衣吃饭屙屎尿尿都要由人侍候。再难激起情奋了。

时间是在1982年，全国性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生产责任制中，武国宁家整整分了三亩责任田和一头小驴。别看武家地多人多，可真正能干活的只有武国宁妻子和大嫂两人。从此，田边地头，便可经常看到两位半老徐娘匆匆忙忙奔波于田间垄下：春迎风沙，平畦整地，浇水撒种；夏顶骄阳，施肥除草，松土保墒；秋踏徐风，身背肩扛，收获打压；冬冒雪寒，挑籽选种，积蓄来年。

为了多从土地夺取回报，缓解家中经济困难，他们尽力多种收益高作物，别人家种二、三亩棉花就已手忙脚乱，一身难闲，他们家偏要咬牙种它十亩八亩。一边是施肥浇水经营整理，侍弄庄稼；一边是端屎接尿喂水喂饭，侍奉老人。两妯娌的满头乌发，在这惊人的重荷下，不知不觉变白了。

夫贵妻荣，妻苦夫亦痛。望着老伴和大嫂日益疲惫的身体，武国宁在心底里感激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付出为她们担忧愁。下了班，急急忙忙跑回家投入“第二次战斗”。公休日，早早地牵出毛驴下田，渴了喝口机井水，饿了吃点随身带的干粮继续干，为的是节省时间，自己多干点。少给妻嫂留下点。

问武家人为何不吝惜自己，披星戴月苦挣苦奔，武国宁苦涩地说：“说到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人吗，谁不愿吃的滋润，穿的漂亮，喝的痛快，谁不想轻轻松松消消遥遥自在天成。可你看我家，老人有病不治行吗？孩子们放弃学业行

吗？老一辈要治病，少一辈要吃穿，靠我哥几个的工资，不行啊！逼上梁山，必须得干”。

的确，我给武家算过一笔帐：老母久病不愈十四年，医疗开销二万元只多不少；其父卧床五年，又是五六千元。两相合计，十多年中光为老人看病就用去了二万五，六千元。二万多元，对于一个虽然有4名成员吃公家饭的家庭来说，也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数字，因为那是在十几年起码七、八年前。难怪直到1991年，武国宁家一直负债累累，一直居住着祖先传下的茅坯土屋。

说起这，还有一段插曲，听我慢慢讲来：

八八年的一天，已经发成农村“腕儿爷”的庞町村支部书记庞国增到村里找武国宁贷款。过去，都是在信用社打交道，虽然很熟，庞支书却从未到过他家。凭感觉径直到村中几家最高大最新颖最宽敞最讲究的人家打问，都说不是，路人指给他，那面的一家才是。庞支书顺手望去，惊得半晌没喘过气来，围房绕三圈愣没敢往处进。“这哪里像人住的地方，活像牛棚马厩”。支书在心里说。他作梦也不成想一个掌管数百万信贷大权的大主任竟然住在至少是30年前盖就的土坯房里。这庞支书未开口就先带了些感情出来：

“我的武主任啊，如今都啥年月了，村里村外，上上下下，那还有这等房子。您大小也是个单位领导，就不怕丢人？”也许庞支书训贯了人，也许他确实受了感动。见老武不答言，他又接着说：“只要您点下头儿，兄弟我甘愿出工出力，分文不取给您搭座新厦”。

“得，俺的天神，房子是被点烂点，可住着心里踏实。再说多好的房子也不过就是吃饭睡觉，何必强求呢？”见庞

支书还要开口，武国宁又接抢说：“共事多年，我这人的脾气你还不了解？莫说分文不取，就是分文不少取我也不敢用，用了就说不清。心领了，盖房子的事，免了吧”。

听了这些，庞支书不由打消了念头。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别说这么大的事，就是再比这小十倍百倍的好处，武国宁也不会答应。他只不过想刺激一下武主任多想想自己个罢了。

就在那天，刚送走庞支书，放学回来的儿子突然喊起了头疼。这一疼不打紧，持续了半年多时间不说，请医买药，去石家庄上青岛，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又花去了1200多元。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正应了那句老话：屋漏偏遭连阴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武国宁守口如瓶，但武家经济差、病人多，困难大的情况还是在县支行和乡里挂了号。领导们既心疼又苦无良策，给他困难补助吧，他不但不领情还硬顶着不要。当时乡里的王静、张文常两位书记、乡长曾多次指示民政助理给武国宁报补助，可一次次都被武谢绝。县支行农金股长杨继奎了解到他家的情况，破例批示：武国宁家中人等，医药费一律报销50%。

批示归批示，时至今日，武国宁已经故去的两位老人花了几万元的医药费，终未见过他报过一分一文。信用社老主任庞贺生知道他的脾气，劝不通就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第略，偷偷代写申请，偷偷领上几十元的补助，再偷偷送到他家，并嘱咐家人莫让武知。也许老主任至今还在为自己“曲线救国殊途同归”的妙策而得意，还在为能骗过“狡猾”的武国宁而高兴。殊不知武国宁当时是主管会计，

事后发现“有情况”，查实后立即原封不动将钱交记到信用社的户头上。因为他是会计有这个权力，谁也无法限制。

屈指算来，武国宁参加工作至今，已经将近30个年头了。30年来，一直安贫乐道，淡泊名利。许多人对此难以理解，即使那些至爱亲朋也短不了时常向他展攻势。

有的迂迴开导：“人生如梦，过眼烟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处还无”。得势之时拾财宝，荫子荫孙后人”。

有的直言不讳：“观观咱的模样，那么大个主任，穿着像农夫。住房赛茅房。有时间也到某某处某某处瞧瞧，同是主任，人家吃得啥穿得啥住得啥，不兴改变个活法？”

有的指鼻剔眼：“似你这样，清汤寡水，死了阎罗王都不愿收。”

武国宁接下话茬说：“阎王爷不收没关系，俺去找马克思。马大胡子讲世界存在着无产阶级，俺算不上什么家，算个无产阶级的成员总可以吧。”

事实上武国宁并非不爱钱财，恰恰相反，不但非常地爱，而且坚固地守。包括公家的、自己的、集体的、个人的。只是他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害人害己；劳动之财，心安理得，花着舒坦。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屡次把别人送到手的非分之财拒之门外。

一经营铝制品的个体户货款一万元后赚钱发了财，出于感激，猫在武国宁回家的必经之路，掏出一千元大票说：咱们是多年的老交情，非比一般，我这既不是送礼你也非受贿，看你家里紧巴，算我借给你行了吧？”

“关键是我现在不需要，哪一天缺钱花了，我定准去找

你。”推来搡去，终于没收。

一方面，送者真心实意；另一方面，拒者实意真心，送者恭恭敬敬，谦问不绝；拒者笑脸相赔，好话说尽。本来正常的人际关系就在这谦谦卑卑请请送送中变了味道。人们啊，为啥非要这样呢？！

也许是环境使然也许现实使然。好比患者给医生送红包，原本事出无奈。谁不希望有病早除？旁的人纷纷予之，唯你不送，能有好果子？收者亦然。旁的人都收，独你拒绝，能不让人唾骂？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是法不责众，随大流者安。愚人观之，并非有哪一位真心实意死皮赖脸非要把白花花的钞票拱手让人，无非为某种目的或平衡某种恐惧心理罢了。而对于收受一方，社会分工于此，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本属常理，况且少有哪一位大言不惭张口讨要（当然这里不包括那些置国家法律、社会公德于不顾者）。如此说起来，怨恨现实，每个人都没有权力；改变现状，每个人都有责任。何不你我他她群起响应，创造一种合谐，平等、童叟无欺、相助相生的环境呢？

为了同样特殊的家庭

马头乡位于武强县北部，釜阳河两岸。听老辈人说，早年间那里土肥水美虾肥蟹黄，堪称鱼米之乡乐不思蜀。打日本时一场罕见洪水苦了两岸人民。谚云“盐随水来碱随水去”。大水却后，流不掉的是与之而来的沙、碱、盐，春季白花花，夏季水汪汪，秋天不结果，冬天要逃荒。马头乡谣说：三辛（西辛庄、南辛庄、北辛庄）一郡（郡庄）菩萨乐（乐焦村），麻货布包走他乡（乞讨要饭）。之凄之惨，可见一斑。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好转，多数村民解决了温饱，但有些特困户、累赘户仍然面临生存困难。

小营村有个叫张顺兴的，虽然取了个又顺又兴，生活中却既不顺畅也未兴旺。本人半傻不精，30多岁才娶了个双目失明的妻子，父母年近八旬风烛残年，儿女们尚年幼无知。吃不上饱饭，穿不上暖衣，数九寒冬几代人挤在一床破被下度日月，日子异常艰难。武国宁从小在艰辛贫穷中长大，最理解穷人家的难处。为帮助张顺兴家摆脱贫困，根据小营村沙碱荒地适宜放养牛羊的特点，动员他养羊。没钱，就放给他400元贷款，又帮助联系挑选购买了十只羊羔。

秋去冬来，当武国宁再一次来到张顺兴家时，不意间觉出些许变化：两位老人脸上少却了先前那种悲愁哀苦之相，代之是些许的光泽和笑意，孩子们破天荒地穿上了整齐的衣服。原来，自从羊只买回后，两位老人便把它们视为全家人的命根子，不顾年高体衰餐风饮露，终日与羊群为伍，精心

侍弄毫不待慢。天道奖勤，挂称出售时，一气卖了800多元，还有两只母羊受孕酝酿着下一代。

中国人讲究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未等武国宁催要，张家老人主动提出还贷，谁知办理手续时武国宁只收了400本金而未要利息。老人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从古至今货款焉有不行息之理？其实并非免息弃息，而是武国宁用自己的33.37元为他家代交了。感动的老人家伸出那双如柴的大手，紧紧抓着武国宁同样如柴似的大手，流着泪说：

“武主任，您把贷款送到俺们家，如今又为俺们垫利息，这功德今生今世也还不起。积德行善，好人，天底下少有的大好人哪！”说着，老人竟要给面前的大恩人磕头下跪。

这发自老人的肺腑之言，听了让人感动，令人起敬。要知道那是在1988年，当时武国宁自家的炕头上也正躺着两位久病不愈的老人，全家还因此背了满身的债务。虽然三十几元对于大腕儿只不过人之一发丝牛之一毫毛，即使对一般工薪阶层寻常百姓之家也非高不可攀，亦值不得大呼小叫大惊小怪。而对于助人者武国宁和被助者张顺兴这样两个非比寻常的家庭而言，三十三元却意味着怎样的意义啊！

△△十只羊燃起了一家人生活之希望。经过几年的垒雪球滚动，如今张顺兴家的羊只存栏常年保持在30只左右，每年都有一两千元的进项，去年他家还差起了三间新砖房。张家的境况彻底变了。张妻说：“如果老天爷让我复明我第一眼要见的是武主任，是他给了我家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柴烧有钱花的好生活”。

在武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贫困之乡马头，类似小营村张顺兴这样的特贫家庭，绝非仅有。同志们估算，这些年来

经武主任垫支利息的贷户少说也有几十户，垫款金额总不少于500元。虽然500元只不过几条烟几瓶酒甚至尚不够一顿饭的开销，国家对集体更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而对于武国宁和与武国宁有着相似境况的特殊家庭来说，500元的作用自然不能小视。民谚云“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得是关键时刻一分钱且能救人于水火，而缺了这一分钱则眼冒金星终难如愿。如是，500元帮了多少同胞救了多少急难恐难说清，透过此事我们晓得了武国宁对身边的这片土地，对生他养他的父老乡亲的真情愿意。

是日晚散步，心血来潮，随意寻问迎面走来的老乡：“有个叫武国宁的人认识不？”

“武国宁？十里八村的人都认识。问他怎么样？不用说，好人一个”。说完叹息一声：“只可惜，现如今这样的好人太少了！”

不知是赞美武国宁，还是感叹官场腐败人心不古，亦或许两种因素都有。

除夕夜

武国宁说自己个性强，是怪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怪一点并非坏事。一来怪与非怪似乎没有法定的评判标准，起码截止目前尚未见何人何地何部门颁布此项法令。二来即令多数人公认的怪，也有个一分为二的问题，而且要看怪得有无道理，是否合适，当怪不怪必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不当怪乱怪必神经兮兮不通常理。三来一个人只有活得像自己才不枉来一

世。古往今来，凡能在他人记忆中留下痕迹者，必有自己的活法。林黛玉不是薛宝钗，尽管一个天生丽质一个丽质天生；黑李逵不同鲁智深，虽然一个鲁莽英雄一个英雄鲁莽。试想一个连孰是孰非都搞不懂的人何来自己的立场观点？何谈个人特色？四来世界上除去好人坏人以外，多得是第三种，正如相声大师侯宝林拈据的那样实际上世界上的好人很少，坏人亦少多得是不好不坏平平常常的一般人。譬如我你他乃至我们他们及其周周的众多同类莫不如是，所谓不好不坏的平常人中又分高一些矮一些胖一些瘦一些老一些幼一些，于心灵区别亦不过如此轻微。五来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共产党讲认真，认真出一个红色政权铁打江山七千万成员。时至今日，反到有许多不屑认真，甚者把认真之人视为异帮怪物，岂不恰笑天下？

闲言少叙，话题仍回到主人公上。武国宁与一般人思路不同的地方之一是善于把别人认为休息娱乐享受的时间，当成自己工作的绝好时机，狠抓不放。比如星期啦礼拜啦过年啦过节啦早晨啦晚上啦，都想方设法巧以利用。他说信用社服务对象是农民群众，正当午时农民们把汗水洒向田间大地，只有早早晚晚年里月里才有时间喘口气，抓住这些时间，信贷服务工作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这不是，在清收鞭炮厂贷款一事上，他就着实“怪道”了两次。

1987年，马头乡与山西一客商联合开办的鞭炮厂因经营不善倒闭，欠下金融部门和各种应付款5万元，其中信用社贷款7300元。企业下马必然连带债权人损失。武国宁查看了库存产品和剩余原料，价值大不过3万元，留下2万元的缺口谁来承担？而按工厂方的还债计划，贷款是被列在最末一位

的。明眼人一听便知，此乃三十六计走为上，树倒狐孙散。贷款？等着去吧您那！

武国宁心里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不管咋说，反正我的7000多贷款分文不能少。

节骨眼上，深知武国宁厉害的山西老客想金蝉脱壳一走了之，便来了先下手为强：单方面在当地法院起诉，因其对法院隐瞒了事实真相，骗取法院缺席审判，做出库存成品半成品归山西所有的裁决。乡政府在山西方的缠磨下，也表示同意：东西归对方。

送达判决书那天，对方心虚，特意请来一名法院院长前来助战。武国宁暗暗庆幸：法院是讲理的地方，焉能儿戏，法官来了正可以说明白。武国宁出语铮铮掷地有声：一、此判决系无效判决。因为是法院在未完全了解掌握全部事实过程和情况下草率作出的；二、乡政府承诺亦不能生效，因乡政府不具法人地位，又非债权人，无权做此决定。如果乡里硬性同意，那么鞭炮厂所欠全部债务必须同时转移到乡政府承担，哪个敢签字划押？三、我信用社所发放之贷款为抵押贷款，白纸黑字不容狡赖，即言企业在遭遇不测经营倒闭时，其财产（抵押品）之所有权自然转移给债权方（信用社）所有。

娴熟的法律意识，惊得在场人一个个理屈词穷缄口不语，包括同来的院长先生也不得不叹服武国宁言之凿凿理之确确。结果自然是对方打道回府推翻原判重新审理。之后，武国宁又找到县委书记，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肯定和支持，有了尚方宝剑，武国宁的精神更足了。

岂知，寇老心儿（寇准）的同乡就是头灵心活，善于见